

ZIDAN CHUANGUO YINGSU

子弹穿过罂粟

马千里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ZIDAN CHUANGUO YINGSU

子弹穿过颞颥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



11019057

20

58

马千里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编据

子弹穿过罂粟/马千里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80171-044-4

I.子…

II.马…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945 号

子弹穿过罂粟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290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 171-044-4/I·28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目 录

序 幕	(1)
第一章	(5)
一 黄金地段的公司	(5)
二 穿米色风衣的漂亮女人	(6)
三 完全是“独立大队”在行动	(11)
四 一个瘦高个子外带罗锅的男人	(13)
五 分一勺“肉汤”的合作	(15)
六 河沟里也翻船	(20)
第二章	(25)
一 “这年头小鬼都炸了窝了……”	(25)
二 乳房毫不在乎地袒露在生人面前	(29)
三 债没要成反受辱	(38)
四 终于走进了检察院	(41)
五 又把他堵在了家里	(44)
六 很久没这样做爱了	(55)
七 突然发现多了一笔赠款	(59)
第三章	(64)
一 落入魔鬼的陷阱	(64)
二 在柔和而浪漫的乐曲声中	(69)
三 上哪里去找妻子呢	(73)
四 柜里的钱不翼而飞	(79)
五 查到了欠债人的新地址	(82)
第四章	(89)
一 都想到了那个可怕的字眼	(89)

二	打到了一个肯出力盯梢的小哨兵·····	(90)
三	把欠债人堵在了家里·····	(96)
四	遭暗算昏死路旁·····	(109)
五	居委会老大妈救了他·····	(113)
六	送钱为找漂亮女人·····	(117)
七	翻来复去的谎话·····	(120)
第五章	·····	(125)
一	庆安镇里没有郭庄子·····	(125)
二	这家伙怎么又搬家了·····	(132)
三	曾经击败过强手·····	(137)
四	街头碰上刑警·····	(140)
五	粉色的诱惑·····	(143)
六	刑警也来到了打坯坑·····	(151)
第六章	·····	(157)
一	匿名电话·····	(157)
二	幽灵出没的地方·····	(164)
三	被蒙上双眼到了一个去处·····	(169)
四	突然遇到了刑警·····	(176)
五	往事不堪回首·····	(181)
第七章	·····	(190)
一	逃出魔窟·····	(190)
二	拼死一搏得后生·····	(196)
三	终于回到了家·····	(205)
四	小树林里埋死尸·····	(212)
五	刑警队长没了解到全部情况·····	(215)
六	又碰上那个靓丽女子了·····	(218)

第八章	(121)
一 女人的泪水	(121)
二 浸过毒汁的赞美诗	(224)
三 血溅楼台	(238)
四 衬衫的秘密	(247)
五 街头又遇险	(248)
六 刑警夜访	(252)
七 竭尽全力的亲吻	(261)
第九章	(266)
一 苇塘偷情被捉	(266)
二 墓地惊魂	(277)
三 美人带着走魔窟	(286)
四 钢丝皮鞭和烧红的铁棍	(294)
五 夜幕下的搏杀	(302)
六 从吃活蝎子开始	(308)
七 如意算盘	(317)
第十章	(321)
一 又遭绑架	(321)
二 缉拿癞皮狗	(330)
三 跃身跳进水库	(335)
四 墓穴里的血腥味	(339)
五 欲火难捱	(349)
六 残忍的割皮酷刑	(352)
七 深夜追查	(354)
八 妻遭凌辱	(358)
九 恶毒的计划	(365)

十 夺车杀回龙庆山·····	(370)
十一 血腥的内讧·····	(374)
十二 报仇雪恨龙庆山·····	(384)
尾 声 ·····	(394)

俗语：善恶终有报

序 幕

地洞里发霉的气味，刺激得她老想呕吐。

她不知道被囚进来多少天了。黑暗使她辨不清昼夜。常常是一支蜡烛伴她度过漫漫长夜。

开始是被捆绑着，自从他们强逼她录了音，看管就松多了，这两天还被松开了捆绑的手脚。

几个人分别审问过她，但提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：要想早点出去，就看她丈夫能不能及早把钱送到。

她哭，她哀求，但无济于事。

他们是一伙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不见庞中呢？其中那个自称过“刘经理”的家伙，扇她嘴巴最狠，打得她满嘴冒血。那个长相如同猴类的家伙，总用鞭子抽她。她多次见到那家伙蹲在墙角吸一种白色的粉末，还常用淫邪的目光在她身上溜来溜去。

没有人玷污过她的身体，那是因为有人下了这样的命令：钱没到手之前，谁也休想打她的主意。谁违抗命令，就剁谁的手指头！

声音很小，是从洞口那个方向传进来的，她听到了，心里念了一声弥陀佛。

谁是他们的头头？她猜测是那个面目清秀、长相很帅的30岁左右的男人。

“这里是地下防空洞，地面上四周也没有人家，逃是逃不出

去的,最好是老老实实在我们合作。”

面皮白净目光冷酷的男人曾这样警告过她。

寂静、幽暗正一点点吞噬着她的灵魂。黑暗在升腾,像地下漫起的烟雾,从四面八方向她滚滚而来。

蜡烛的光亮在缩小,烛芯已燃得很短了,接着烛芯歪倒在残存的蜡水中奄奄一息。千万别灭啊!她祷告。

这真像她的处境啊!

忽然,仿佛有一束光在脑海里闪了一下:就这样束手待毙吗?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跑呢?如果不成功,那是苍天不给她生的机会,说明她命中注定在劫难逃。万一成功了呢?萌生出这种念头本身,说不定就是神在暗中指点呢,她的劫难到头了!

逃出去!一定要逃出去!

她从床上下来,心突然狂跳不止,紧张得浑身发抖,就像叫她纵身跳悬崖一样。如果此时在明亮的灯光下照镜子,准会为她那没有血色的脸吓一跳。

她轻轻地走向洞口。如果被他人发现,她就说想要一支蜡烛。她感到心脏已停止跳动,双腿软得仿佛不是自己的。

“你先有个准备,还要让你再录一次音!”

还要录音,还要用她的声音去诱骗自己的丈夫也掉入陷阱。这帮强盗,再录音她能讲什么话?不照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话去说,他们就毫无人性地揍她。

她说什么也不能再给他们机会,她只有一条路:逃!

越靠近洞口,越感到恐惧像绳索一样捆得她透不过气来。她总觉得洞口有人正狞笑着等着她,他们会突然用刀子顶住她的胸膛,厉声喝道:

“早料到你会这样,所以故意松你的绑,看你是真愿意跟我们合作,还是口是心非想法子逃走!”

假如是这种情况，那就全完了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万一是次难得的逃生机会呢？错过了就不会再有。

她悄悄开始向洞口走去。这时，一个人影闪了一下，正蹑手蹑脚地从洞口摸进来。女人的血液几乎凝固了。

来人有手电，一束光照到僵立着的女人的身体时，她差点昏过去。

完了，她想。该及早往外逃，哪怕早 10 分钟，她此时也该在洞外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强烈的光使她睁不开眼，更看不清来人的模样。

“你是不是想逃？”男人的声音已贴近她的耳边。

“不，不是。我……想要……要一支蜡烛……”

“后退！”男人命令她，“退到床边去！”

她只有听从命令，双腿像通上电的弹簧，抖动不止，仿佛不是她的腿，根本不听她的大脑的指挥。

退到床边，再没有退的余地了。她望着眼前的光团，光团后面的人影也依稀能够辨认，男人的个子并不高。

蜡烛这时没了光亮，手电也熄灭了，黑暗吞噬了周围的一切。

猛然间，男人扑上来，把她压在床上，她想喊叫，但嘴被对方的手死死捂住。

“你敢出声我就捅了你！这地方死个把人不算什么！”

男人的声音凶狠而又幸灾乐祸。

果然，她觉得有把刀子贴在她的肚子上，凉凉的，平贴着，如果放正，刀刃肯定会切开她的皮肉。

她吓的灵魂快要出窍了。她不再敢动，更不敢喊。

男人的两只手迅速扯开了她的上衣，双手一齐上来抓住她

的……

她恨不得自己一头撞死。一身洁白如玉，今日竟遭一头脏猪的蹂躏，老天爷啊！你睁睁眼吧！

男人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一把又扯掉了她的裤带。

她绝望地叫着自己丈夫的名字。

“你敢再出声！”男人警告她。

她绝不愿把贞操让给别的男人，何况这男人是臭狗屎。

男人的手在她的小腹上抚摸着，然后往下滑……

想躲躲不开，想翻身又没有力气，女人泪流满面。

突然，她颤抖的右手在身边摸到了一样东西，是刀，是令她胆战心惊的那把刀。男人犯了致命的错误，光想美事而把刀扔在了身旁。

男人正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快感中，他那个家伙正在寻找突破口。

她突然来了一股子莫明的勇气，也许是刀给予她的，她抓在手里，举起来狠狠朝男人的后背戳下去，一下、两下……男人几乎没来得及惨叫，就不动了。

她把男人掀下床去。

她突然又抖起来，浑身软弱无力，仿佛刚得了一场大病，口干舌燥。她看不见那男人，如果他真死了怎么办？她并不想杀人啊！

她又摸到了那手电，她知道手电对她很重要。她可以照一照那男人，看看伤势如何。但是她不敢，她只想逃！

第一章

一 黄金地段的公司

B县。地处京郊西北方一座巨大的水库的东侧。

过去这个县城由于距京城偏远,加之交通闭塞,当地百姓生活水准较其他京郊县城要低很多。

土特产运不出去,工业及民用商品也销不进来,“青山绿水土炕头”的日子,一直是这里的真实写照。

近年,人们忽然发现这里的景色并不逊色于江南水乡,况且此地盛夏如同京城的秋季般凉爽,怎么就一直没有看见呢?真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了。

很快,修公路,招商引资,发展旅游事业。旅游者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,每到休息日数以万计地纷至沓来。

县城早已变了模样,把繁华街区比喻成京城大栅栏,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。

城中一条主要东西走向的大街中华路,虽不是商业街,但也是整日人头攒动、熙熙攘攘,似乎永无清闲的时候。

宏达实业公司就在这条路的东段。3间办公室外加一个营业厅,整个面积约1500平方米,这在地价日增的黄金地段,是相当引人瞩目的。

近年在商海中,人们普遍对“贸易公司”、“商贸中心”、“中介

公司”等持疑虑态度，跟这类公司打交道很谨慎。这类“公司”、“中心”里又确有不少“皮包公司”以坑蒙拐骗为业，弄得“鱼目混珠”，一个苍蝇坏一锅汤。

信誉都没了，哪里还有生意可谈。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的自然做鸟兽散。咬着牙关又站起来的，就变更字号，或改换门庭，重打鼓另开张。

“宏达”不是这类公司，它敢与众不同地标榜“实业公司”，并非徒有虚名，它的上级是县里一家规模中等的建筑公司，除去施工建筑，还有自己的“建筑器材制造厂”，部分产品还在“宏达”的营业厅里经销。

前店后厂的经营结构，当然不同于“皮包公司”了。

现在的经理是赵占非，经上级批准已承包了宏达实业公司。他干了正好两年，生意不好不坏，虽不能日进斗金，可小钱是不断的。现在不比头几年了，一夜暴富的买卖实在难以抓到一笔。

然而赵经理不满足现状，他头脑灵活地应付局面，在生意普遍难做的市场面前，它扩大了经营范围，对服装百货、化工原料以至中西药材、土特产品都抽冷子抓上一把，见利就走。在发票上动动手脚的技能，对他来说是“小菜一碟”。

二 穿米色风衣的漂亮女人

1996年3月一天的傍晚。

时间大约5点左右。从坝上刮来的冷风，把中华路两旁商家的各类广告幌子吹得左右摇摆，有的发出“叮咚”的响声。

春寒料峭。

路灯已经打开。别看冷，街上行人并不少。

宏达实业公司门口，一个老头正用钢锉和改锥修理推拉的

折叠门。门开，一个年轻女子走出来。

“怎么啦？刘大爷！”

“门下垂，有点儿错位，挂不上锁了，我修修它。于小姐，您走啦？”老人打着招呼。

“我早点儿走，去办件事。明儿见！”

女子身穿米色风衣，体态窈窕，风姿绰约，她是公司的业务员，叫于芳。

她原在京城一家工厂当仓库保管工，工厂效益不好，她第一批下了岗。去年她随被调到县城金海大酒楼的丈夫姚中烈同来县城，而且在宏达找到了工作。

现在她走在街上，想了想今天该去的地方，怎么走更近一点儿。一般来说，她对她的出生地——县城还算熟悉的，但近年城市建设发展太快，她也有不少陌生的地方了。

离开办公室前，她本想给姚中烈打个电话，万一回家晚了，也好让他放心。也不知怎么一打岔，就把这事忘了。

往两旁街面上扫视，这一带居然没有公用电话。

算了。

这一阵子让“债”的事把脑子都搅糊涂了，丢三拉四真没办法。

天空浮动着铅块状的云朵。她担心会下起雨来，但西边的天际却有一片血红的晚霞。

早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。她的担心释然了，不可能让她赶上下雨天。

街两旁的饭馆里不断传来炒勺的敲击声、吆喝声和各种食物的刺鼻香味……于芳忽然觉得肚子有点儿饿。

她买了个馅饼边走边吃。

她要去的得走到这条大街的紧西头，像她这样慢慢溜

达而且吃着馅饼，恐怕没 20 分钟是不行的。

“于芳！”

她正缓缓走着，而且准备站在一个小摊儿前看“失声痛哭大甩卖”的内衣内裤，背后忽然有人叫她。

她停步回头，原来是公司营业厅的售货员冯小丽。

这是个漂亮姑娘，也是赵经理最偏爱的售货员。她在柜台前总是用温柔悦耳的声音招徕顾客，她妩媚的微笑常使一些年轻的男顾客转来转去，鬼使神差地买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。她的营业额常居首位。

“于姐，我跟你同路。”

冯小丽披着鲜艳的的绿色风衣，一条白纱巾从脖子后边垂到胸前，随风飘舞着。她挽住了于芳的胳膊。

“今天是我姥姥的生日，我去给她老人家祝寿！”

“准备带点什么礼物？”

“大蛋糕。”冯小丽笑着，“你不知道，平时姥姥可疼我呢！真的。”

“那你可更要孝顺哟！”

于芳笑了。她比冯小丽个子略高一点儿，从街头各个角度映出的灯光下看，她那淡妆，眼圈轻涂的黛色，使她显得更具成熟女性的美。但她眉宇间沉积不散的忧郁，却增添了她的些许憔悴。冯小丽却美的清纯。

她们走到了中华路的最西头。

于芳跟冯小丽道别。冯小丽问：“于姐要去哪儿？”

于芳瞥了一眼街口北边的一条胡同，“还是那件事，要债去。唉，难呐！”

“半年了，还没解决呀！我以为……”

“我只是不说罢了，我总觉得说出来让人笑话，一个大活人，

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让人这么骗呢！”

“于姐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事让我赶上，还没准儿不如你呢！只怪现在骗子太多，没办法。”

“是啊。没办法也得想办法，这杯苦酒我得自己喝。”

冯小丽激动起来，“庞中这个流氓真不是东西，骗走别人一万块钱就跟要块泡泡糖似的。于姐，你太软弱，你怎么不去派出所报个案？”

“我怎么没去过，分局也去过了，可是没用。”

“这算不算诈骗？”

“也算也不算。说它算，是因为庞中利用欺骗手段把钱弄走了。说它不算，是庞中留下了欠条，并没说不还钱，只是过了日期。再者说，他们都认为数额太小了点儿。”

“这不是让坏人逍遥法外吗？真不明白。”

“咱们管片的民警小宋，倒是挺负责任，他找了那家伙几次，还曾把庞中传到派出所审问过，但那小子一再表示保证还债，并不抵赖。小宋后来告诉我，过几天欠债会回来的。可是几天过去了始终没见庞中的影子。”

“这倒是个赖账的好办法，老说保证还钱，可就是不还，看你怎么办！”冯小丽气愤地冷笑着。“派出所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？”

“他们权限就那么 48 小时，还得找个其他什么借口。咱们的法律……唉，怎么说呢。”

冯小丽大声说：“如果一辈子不还债呢？”

于芳瞧瞧比自己还激动、还气愤的冯小丽，不禁内心一阵感动。她搂搂对方的肩头，“那倒是一种赚钱的妙法！”

“于姐，我听说有个单位接受你了，准备让你去，是吗？”冯小丽忽然问，她的思绪也像她的人，有点儿活泼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于芳并没有张扬这件调工作的事，她干了一年的业务员，深感这个行当跟自己的性格的距离。经丈夫姚中烈的活动，是给她说好了一家外地驻县城的办事处。她要离开宏达的事，公司里没人知道，除非……

“是赵经理跟我说的。”

冯小丽的回答，恰是于芳刚刚想到的。她迟疑了一阵，决定不再对冯小丽隐瞒，隐瞒也没什么意义，况且赵经理已透了底，她跟冯小丽个人关系又较好，何必留个不信任朋友的印象呢！

于是她把她准备换工作的事简单叙说了一遍，然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，“赵经理说了，不把欠债追回来是不会放我走的。”

冯小丽沉吟着。“哎，于姐，你干吗不让姚中烈帮你？”

“我就够受的了，干吗再去影响他。”

“于姐，你太轻信人了。现在的人，不剥掉三层皮都看不清他是什么变的。这世界真他妈乱了套了！”

冯小丽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，可谁的眼睛也不具备 X 光的功能，能透出对方五脏六腑。

“这样吧，如果需要我帮忙，”冯小丽神秘地一笑，“请及早告诉我，咱们……明白了吗？”

于芳当然明白，冯小丽的未婚夫的姨父在县检察院工作，说不定以后还真用得上这个关系。

“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”

冯小丽笑了，“大概急昏了头吧。你总是万事不求人，连我姚中烈姐夫你都不想惊动的。”

于芳也笑了，“看你把我说的。”